

<<笑林广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笑林广记>>

13位ISBN编号：9787536694576

10位ISBN编号：7536694571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重庆

作者：(清)游戏主人/(清)程世爵

页数：3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笑林广记>>

内容概要

《笑林广记》，集民族传统笑话之大成者。

其以诙谐幽默、通俗易懂的风格来反映炎凉世态、情趣人生，是它最独到的特色。

《笑林广记》共有两个版本，分别由清代游戏主人和程世爵编撰而成，本书囊括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可谓是一部难得的清代《笑林广记》大全。

人生世相百态尽在书中，兼以丰富的插图与词条，聊博一笑而已。

清末·程世爵版：本书独辟蹊径，以机趣、夸张的眼光审视世界，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活笑话集。

全书多取自明清笑话，或编者行编撰，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永。

清初·游戏主人版：全书分为十二部，每部皆有其独特主题。

古艳

<<笑林广记>>

作者简介

编者：(清代)游戏主人 (清代)程世爵

<<笑林广记>>

书籍目录

前言清初·游戏主人版卷一 古艳部升官比职发利市贪官有理取金发涂不明启奏偷牛避暑石碑强盗脚属牛同僚家属州同衙官隐语详梦太监观风常礼念劾本武弁夜巡垛子助阵进士第及第嘲武举诗封君老父公子封君送父上学纳粟诗考监坐监不住京咬飞边入场书低监生娘娘监生自大打丁王监生自不识监生拜父半字不值借药撵斋戒库附例酸臭仿制字春生帖借牛哭麟江心赋吃乳饼不愿富薑字塔医银入肚田主见鸡讲解训子卷二 腐流部辞朝上任争脏厮打钻刺证孔子放肆贽礼不养子借粮廩粮脱科黉门野味僧士诘辨杨相公头场后场识气蛀帽无一物带巾人穷秀才颂屁出学门抄祭文行房做不出凑不起四等亲家七等割屙腹内全无不完 卷求签梦入泮谒孔庙狗头师狗坐馆讲书师贽徒请先生骂先生没坐性兄弟延师读破句退束脩赤壁赋于戏左读中酒教法浇其妻妾生意气梦周公猫逐鼠问馆闲荡改对拊徒蜈蚣咬我不如掘荷花渍粪咬饼想船家叔叔是我问藕卵将皮屎在口头村牛瘟牛善对个人个妻歪诗歇后诗咏钟诗老童生认拐杖拔须未冠卷三 术业部医官冥王访名医拾枢医人好郎中谢郎中哭郎中屙子郎中迷妇药跳蚤药医乳医屁医按院愿脚踢锯箭竿怨算命包殓殓屎打弹送药补药药户屎样取名索谢包活退热僵蚕看脉医女接蓉大方打幼科幼科小儿窠小犬窠骂赔吃白药游水地师风水阴阳先生阴阳生法家相相卜孕不着写真胡须像讳输棋好棋银匠偷利心重有进益裁缝不下剪要尺木匠含毛待诏篦头头嫩取耳同行偷肉船家稍公水手卖淡酒三皂软酒娘走作着醋酸酒炙坛卷四 形体部嘲胡卖契呵冻笔揪肾毛观相愁穷胡痢杀直缝横缝被剃抛锚胡子改屎不斟酒吃白面通谱联宗一般胡稀胡子出须药问有猫骂须少胡答嘲光屁股亲爷无须狗没须屁股拔须去黑白须昔须老面皮胖子行房皂隶干法截长长卵叹气矮子看灯亲嘴扇坠搁浅瞎叙盟誓笑被打吃螺蛳响不远独眼兄弟认匾金漆盒问路嚬面乌云接日鼻影作枣虾酱疑蛋拾蚂蚁捡银包近趣眼白果眼漂白眼聋耳呵欠火症讳聋哑麻屎屁股麻麻卵袋麻子咬卵赤鼻鼷鼻狗鼷鼻请酒臭嘴鼻耐性蒜治口臭臭痢痢残疾婿歪厌鸪口过桥噎大耳歪头争坐直背善屁祖师殿认屁屁婢鳌头路上屁贼屁吃屁桌面响田鸡叫不嘿怕冷大乳抓背善生虱贽阳物家当肚肠巨卵小卵贵相当卵倭刺快刀瘡东西硬中证卷五 殊禀部善忘恍惚作揖蕪衣卖弄品茶出像刚执应急掇桶正夫纲请下操虎势访类吐绿痰理旧恨敕书吃梦中醋葡萄架倒捶碎夜壶手硬呆郎痴婿呆子贽马捌穿肚携冻水莫说是我不道是你只认是我丈母不该痴人生女胡涂花面事发觉父各爨烧令尊子守店活脱话母猪肉望孙出气买酱醋劈柴悟到锄较岁拾簪认鞋搽药记酒狠干奸睡杀妻盗牛余朱在行采算代打七月儿卵生翼试试看靠父膳觅凳脚访麦价锤懒活白鼻猫露水桌衣软椅桌受用成蛋看戏演戏怯盗复跌缓踱出轆头铺兵米鹅变鸭帽当扇买海蛸浼匠迁居混堂嗽口何往呆执信阴阳丑汉看蕪翁腿合着靴教象棋发换糖卷六 闺风部洞房佳偶拜堂产儿抢婚两坦两尽问嫂没良心呼不好谢周公死结亲嘴出气通奸用枕揹脚新人哭甜头甜起半身大话正好鹰啄半处子纳茄嗔儿冻杀软萝卜捉蛇蚤贼干饭米擂槌咎夫取名不怕死寡欲多男问儿祈神下半截嘴不准讼奸栗爆响铁箍两来船醉饱行房命运不好邻人看丝瓜换韭后园种韭脚淘怕冷稳生男齷齪浆硬老鼠数钱邻人问忌叫死再醮扇尸不不愿杀心在这里公直老人他大我大罚真咒浇蜡师谢媳毛病拿访卖古董换床雷击偷弟媳老娶使搭头破开晒忽举许愿上路来折不受米粒日进喷嚏咬牙藏年谢金口挣命娶头婚咏物卷七 世讳部开路神焦面鬼咽糠望烟囱老白相借脑子呵脖曲蟾件件熟活千年屁香撞席泥高壁嫖院史换班争坐软硬婢子尿壶骂对戏屁股痛龙阳娶撒精臀凑袭职兑车挤进夫夫倒做龟老的叫寿板小娘好睡纳鞋羞妓阴物豁拳嫌口阔梦里梦年倒缩子嫖父帮父多一次醉敲门缠住龟渡骨血妻当稍取头捉头白日鬼公子头穿箭新雷公叫城门老鰥抵偿不利语戒狗肉病烂腿吃苻叶书手滑吏做牌作仆戏改杜诗卷八 僧道部迫度牒掠缘簿鬼王撒尿发往酆都开荤鸦噪忏悔追荐屁浮阳硬哭响屁闻香袋游方桩粪僧贽僧上下光卖字见和尚没骨头和尚下巴杜徐大家伙小僧头倒挂天报祭器僧浴头眼问秃九思当真取笑宿娼僧道争儿道士狗养屎壳入观跳墙驱蚊谢符祈雨养汉尼七字课几世修卷九 贪吝部开当请神好放债大东道打半死命穷兄弟种田合伙做酒翻脸画像许日子釀金携虹不留客不留饭射虎吃人怪吝卖粉孩独管裤172莫想出头一毛不拔因小失大七德粪鸡恶神下饭吃榧伤心一味足矣卖肉忌脍咬嚼不过醮酒吞杯好酒恋席恋酒四脏寡酒白伺候梦戏酌梦美酒截酒杯切薄肉满盘多是滑字不见肉和头多盛骨头收骨头涂嘴索烛借水善求好啖同席不认喜属犬问肉吃黄雀啖馄饨罚变蟹不吃素酒煮滚汤淡酒淡水索米酒死送君代酒卷十 贫窳部好古董不奉富穷十万止一物失火夹被金银锭妻掇茶唤茶留茶怕狗食粥鞋袜讪讼被屑挂须吃糟饼烧黄熟拉银会兑会钱剩石沙饭粘扇没屙破衣借服连三拐酒瓮盛米遇偷被贼羞见贼望包荒借债变爷梦还债说出来坐椅子扛欠户拘债精摆海干卷十一 讥讽部搬是非丈人大爷接风送程苏杭同席狗衔锭不停当和事朝奉十只脚亲家公中人媒人表号精童相称看扇性不饮担鬼人鬼脸牙虫狗肚一句吃

<<笑林广记>>

粮披甲卯穿嘴上风流不成好鸟龟通谱联宗定亲有钱夸口古今三绝白蚁蛀乌须药吃烟烟户烦恼嘉兴人猫
 逐鼠祝寿心狠嘲恶毒骂无礼讥人弄乖素毒嘲姓倪白嚼嚼蛆笑话一担听笑话引避取笑吃橄榄避首席瓦窑
 嘲周姓嘲滑稽客认族卷十二 谬误部见皇帝僭称呼看镜高才谢赏不识货外太公床榻房事卖粪出丑整嫂
 裙戏嫂臂淫病利市健讼官话掌嘴乳广官物初上路闹一闹摸一把苏空头连偷骂晾马桶鸟出来轧棉花庆生
 贺寿寿气譬字今不知令令官不举十恶不赦馄饨茶悄卖糖食蔗秤人蚬子甑馒头绵在凳撒屁秤猫乞食底下
 硬手氏两夫日饼禁溺墙龟说大话挣大口天话慌鼓大浴盆两企慕误听招弗得手木笃圆谎清末·程世爵版
 老斗套诗述梦盗官斗铭验鸭捏虱问心画影爵诨捉鬼念书问字题真耳语酒品代庖伶儿半鲁讼诨儒医汤圆
 咏钟屁精背送刻板偷酒抛文试对头鸣遣茄冰人吃斋再醮疑卵论扇大蚊粗心疑粪问猴削尖验封怕雷恍惚
 量小借马警嫖破伞好睡验毛洁癖谱诨谈天谬误捻绳卵变梭胡醉鬼驴云戏谑干令傻三天佑蟹语医诗脱裤
 债精传圣贤愁请分子啻刻鬼鬼择主死要钱嘲采战包工活听笑话打手式嘲冯姓龟蛇对蛛丝袄干亲家不懂
 眼嘲中人万化盆口头语不利语闻鼻烟吃麻团妾吟诗歌后诗破承题缩脚诗嘲奚娃名读书争炒肉三笑诗睡
 鞋词便壶赋登坑诗悼妓诗童生文偶戏对部院诗教官对萝卜对竹苞堂万字信五脏神赖节礼错用醋养百龄
 攥刀把争上下我不去嘲举子嘲大字嘲看表鬼怕色巧换形老前辈喜写字嘲通品新姑娘棋谱铭生员对嘲时
 事嘲土帽搭拉酥强出头臭乌龟闻鼻烟拜把子鼻头官嘲武弃水酒诗厚脸鬼犬识字牛联宗三生镜避首席醉
 了来旂旂洗问靴价潮州同潮州县三不看嘲戳记嘲场官耍光棍嘲状元糊涂虫弄功名赞老手候补嘲现任扁
 四嫂读白字苏空头我何在插草标骡马市看不见嘲秃子嘲秃子写别子刮地皮黄鼠狼嫖妓诗喜奉承硬脏官
 嘲京官首县对酒楼题壁丫环联句医生祭文联字酒令罗浮论道吟诗受辱厨子能诗诗客留宿冒籍不离本行
 嘲馆膳诗巧妓对联负固不服斗叶园序诗翁治病蒙师问虱先生昼寝学师赞礼先生妙喻教官保升白字先生
 唆卵先生小恭五两辞馆对联广文惧内阴间秀才我也挤他夫妻反目被窝风大上轿大哭傻妇看雪双钩跷起
 嘲张姓诗姑娘说妙相约相诱恭喜也罢死后怕风学究批文下倒置待诏追影梦掷骰子阴阳学台人情若鱼鲤
 鱼讨封百鸟朝风家人匾对万寿无疆龟雀结盟黄王连宗二匠骤富口鼻相诮怕考生员穷人借债两人同嫖偷
 儿卖杏船家交运纸糊裤子弟兄躲账穷人娶亲新立行规穷人遇贼穷鬼借债家当一文穷神借饷利水学台庸
 医治痢姑嫂站门和尚抱鼓僧入鱼腹一字笑话一摸之缘画士问答镜里人心兽医治喘烟酒并嘲显者缓颊虱
 蚤结拜孝廉方正官场妙喻五大天地蚊虫结拜粮道观风不改父业七字左钩有你没我小班喝道和尚嫖妓化
 子叫“城”犬像老爷武弃看戏堂属问答贵郎纳官嘲候补道选补并嘲京官慳吝大人遗泽后庭博金帮办公
 事临阵脱逃听讼异同望气识官武弃抛文士包作阔翁姬向火妄自尊大大骗小骗送父上学乡人进城胡子漱
 口南北两谎大小相错岂敢岂敢合事老人弟兄两谎髻茎相争卍花居士相士言痣上下相同老民保养龟蛇转
 生土地还愿护月善求偷肉偷油魁星教读送行笑话蜂雀结拜要打就骂胡须过人罕譬奇喻富翁求须老翁四
 要何至如此荔裳善谑龟蛇结拜水族过年物大物小傻子赴席瞎子吃鱼傻子成家惧内刁骨

<<笑林广记>>

章节摘录

卷一 古艳部升官一官升职，谓其妻曰：“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

”妻曰：“官大，不知此物亦大不？”

”官曰：“自然。”

”乃行事，妻怪其貌小如故。

官曰：“大了许多，汝自不觉着。”

”妻曰：“如何不觉？”

”官曰：“难道老爷升了官职，奶奶还照旧不成？”

少不得我的大，你的也大了。”

”比职甲乙两同年初中。

甲选馆职，乙授县令。

甲一日乃骄语之曰：“吾位列清华，身依宸禁，与年兄做有司者，资格悬殊。

他不具论，即选拜客用大字帖儿，身份体面，何啻天渊。

”乙曰：“你帖上能用几字，岂如我告示中的字，不更大许多？”

晓谕通衢，百姓无不凛遵恪守，年兄却无用处。

”甲曰：“然则金瓜黄盖，显赫炫耀，兄可有否？”

”乙曰：“弟牌棍清道，列满街衢，何止多兄数倍？”

”甲曰：“太史图章，名标上苑年兄能无羡慕乎？”

”乙曰：“弟有朝廷印信，生杀之权，惟吾操纵，视年兄身居冷曹，图章私刻，谁来怕你？”

”甲不觉词遁，乃曰：“总之，翰林声价值千金。”

”乙笑曰：“吾坐堂时，百姓口称青天爷爷，岂仅千金而已耶？”

”发利市一官新到任，祭仪门毕，有未烬纸钱在地，官即取一锡锭藏好。

门子禀曰：“老爷，这是纸钱，要他何用？”

”官曰：“我知道，且等我发个利市看。”

”贪官有农夫种茄不活，求计于老圃。

老圃曰：“此不难，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

”问其何故，答曰：“有钱者生，无钱者死。”

”有理一官最贪。

一日，拘两造对鞫，原告馈以五十金，被告闻知，加倍贿托。

及审时，不问情由，竟抽签打原告。

原告将手作五数势曰：“小的是有理的。”

”官亦以手覆曰：“奴才，你讲有理。”

”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理哩。”

”取金一官出朱票，取赤金二锭，铺户送讫，当堂领价。

官问：“价值几何？”

”铺家曰：“平价该若干，今系老爷取用，只领半价可也。”

”官顾左右曰：“这等，发一锭还他。”

”发金后，铺户仍候领价。

官曰：“价已发过了。”

”铺家曰：“并未曾发。”

”官怒曰：“刁奴才，你说只领半价，故发一锭还你，抵了一半价钱。”

本县不曾亏了你，如何胡缠？”

快糊涂一青盲人涉讼，自诉眼瞎。

官曰：“你明明一双清白眼，如何诈瞎？”

”答曰：“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爷却是糊涂得紧。”

”不明一官断事不明，惟好酒怠政，贪财酷民。”

<<笑林广记>>

百姓怨恨，乃作诗以诮之云：“黑漆皮灯笼，半天萤火虫。
粉墙画白虎，黄纸写乌龙。
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钟。
惟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

“启奏一官被妻踏破纱帽，怒奏曰：“臣启陛下，臣妻哆咤，昨日相争，踏破臣的纱帽。”

“上传旨云：“卿须忍耐。”

皇后有些惫赖，与朕一言不合，平天冠打得粉碎，你的纱帽只算得个卵袋。

“偷牛有失牛而讼于官者，官问曰：“几时偷去的？”

“答曰：“老爷，明日没有的。”

“吏在傍不觉失笑，官怒曰：“想就是你偷了！”

“吏洒两袖口：“任凭老爷搜。”

“避暑官值暑月，欲觅避凉之地。”

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闲。

一老人进曰：“山寺虽好，总不如此座公厅，最是凉快。”

“官曰：“何以见得？”

“答曰：“别处多有日头，独此处有天无日。”

“石碑一官素有清名，考察任满，父老与之立德政碑告成。”

官命打轿往观之，先于公厅坐下。

少顷，左右禀曰：“请老爷看石（禽）碑（屎）。”

“强盗脚乡民初次入城，见有木桶悬于城上，问人曰：“此中何物？”

“应者曰：“强盗头。”

“及至县前，见无数木匣钉于谯楼之上，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遗爱之靴。”

乡民不知，乃点首日：“城上挂的强盗头，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

“属牛一官遇生辰，吏典闻其属鼠，乃釀黄金铸一鼠为寿。”

官甚喜，曰：“汝等可知奶奶生日，亦在目下乎？”

“众吏曰：“不知，请问其属？”

“官曰：“小我一岁，丑年生的。”

“同僚有妻妾各居者，一日，妾欲谒妻，谋之干夫：“当如何写帖？”

“夫曰：“该用‘寅弟’二字。”

“妾问：“其义何居？”

“夫曰：“同僚写帖，皆用此称呼，做官府之例耳。”

“妾曰：“我辈并无官职，如何亦写此帖？”

“夫曰：“官职虽无，同僚（屨）总是一样。”

“家属官坐堂，众役中有撒一响屁，官即叫：“拿来！”

“隶禀曰：“老爷，屁是一阵风，吹散没影踪，叫小的如何拿得？”

“官怒云：“为何徇情卖放，定要拿到。”

“皂无奈，只得取干屎回销：“禀老爷，正犯是走了，拿得家属在此。”

“州同一人最好古董，有持文王鼎求售者，以百金买之。”

又一人持一夜壶至，铜色斑驳陆离，云是武王时物，亦索重价。

曰：“铜色虽好，只是肚里臭甚。”

“答曰：“腹中虽臭，难道不是个周铜（州同）。”

“衙官隐语衙官聚会，各问何职。”

一官曰：“随常茶饭掇将来，盖义取现成（县丞）也。”

“一官曰：“滚汤锅里下文书，乃煮（主）簿也。”

“一官曰：“乡下蛮子租粪窖。”

“问者不解，答曰：“典屎（史）。”

“详梦一作吏典者，有媳妇最善详梦。”

<<笑林广记>>

适三考已满，将往谒选。

夜得一梦，呼媳详之。

媳问：“何梦？”

“公曰：“梦见把许多册籍，放在锅内熬煮，不知主何吉凶？”

“媳曰：“初选一定是个主簿。”

“隔数日，公曰：“我又得一梦，梦见你我二人皆裸体而立，身子却是相背的，何也？”

“媳曰：“恭喜一转，就是县（现）丞（成）。”

“太监观风镇守太监观风，出“后生可畏焉”为题，众皆掩口而笑。

瑯问其故，教官禀曰：“诸生以题目太难，求减得一字也好。”

“瑯笑曰：“既如此，除了‘后’字，只做‘生可畏焉’罢。”

“常礼内相见人撒尿，喜甚，唤了过来一看。

其人脱裤，见此物尚在擗动，内相拍掌大喜曰：“我的乖儿，见我公公，只消常礼儿罢了。”

“念劾本一辽东武职，素不识字。”

一日被论，使人念劾本云：“所当革任回卫者也。”

“因痛哭曰：“‘革任回卫’还是小事，这‘者也’二字，怎么当得起！”

“武弁夜巡一武弁夜巡，有犯夜者，自称书生会课归迟。”

武弁曰：“既是书生，且考你一考。”

“生请题，武弁思之不得，喝曰：“造化了你，今夜幸而没有题目。”

“垛子助阵一武官出征将败，忽有神兵助阵，反大胜。”

官叩头请神姓名，神曰：“我是垛子。”

“官曰：“小将何德，敢劳垛子尊神见救？”

“答曰：“感汝平昔在教场，从不曾有一箭伤我。”

“进士第一介弟横行于乡，怨家骂曰：“兄登黄甲，与汝何干，而豪横若此？”

“答曰：“你不见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弟）’么？”

“及第一举子往京赴试，仆挑行李随后。”

行到旷野，忽狂风大作，将担上头巾吹下。

仆大叫曰：“落地了！”

“主人心下不悦，嘱曰：“今后莫说落地，只说及第。”

“仆领之，将行李拴好，曰：“如今恁你走上天去，再也不会及第了。”

“嘲武举诗头戴银雀顶，脚踏粉底皂。”

也去参主考，也来谒孔庙。

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

子路愠见曰：“这般呆狗醮，我若行三军，都去喂马料。”

“封君有市井获封者，初见县官，甚踟躇，坚辞上坐。”

官曰：“叨为令郎同年，论理还该侍坐。”

“封君乃张目问曰：“你也是属狗的么？”

“老父一市井受封，初见县官，以其齿尊，称之曰：“老先。”

“其人含怒而归，子问其故，曰：“官欺我太甚。”

彼该称我老先生才是，乃作歇后语，叫甚么老先，明系轻薄。”

我回称，也不曾失了便宜。”

“子询何以称呼，答曰：“我本应称他老父母，今亦缩住后韵，只叫他声老父。”

“公子封君有公子兼封君者，父对之，乃欣羨不已。”

讶问其故，曰：“你的爷既胜过我的爷，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

“送父上学一人问：“公子与封君孰乐？”

“答曰：“做封君虽乐，齿已衰矣，惟公子年少最乐。”

“其人急趋而去，追问其故，答曰：“买了书，好送家父去上学。”

“纳粟诗赠纳粟诗曰：“革车买得截的高，周子窗前满腹包。”

<<笑林广记>>

有朝若遇高曾祖，焕乎其有没分毫。

”考监一监生过国学门，闻祭酒方盛怒两生而治之，问门上人者：“然则打欵？

罚欵？

缴锁欵？

”答曰：“出题考文。

”生即口弗然曰：“噢，罪不至此。

”坐监一监生妻，屡劝其夫读书，因假寓于寺中。

素无书箱，乃唤脚夫以罗担挑书先往。

脚夫中途疲甚，身坐担上。

适生至，闻傍人语所坐《通鉴》，因怒责脚夫。

夫谢罪曰：“小人因为不识字，一时坐了鉴（监），弗怪弗怪。

”不往京一监生娶妾，号曰京姐，妻妒甚。

夫诣妾，必告曰：“京里去。

”一日，欲往京去，妻曰：“且在此关上纳了纱着。

”既行事讫，妻曰：“汝今何不往京！

”生日：“滕也没有一些在肚里，京里去做甚么！

”咬飞边贫子途遇监生，忽然抱住兜耳一口。

生惊问其故，答曰：“我穷苦极矣，见了大锭银子，如何不咬些飞边用用。

”入场监生应付入场方出，一故人相遇揖之，并揖路傍猪屎。

生问：“此臭物，揖之何为？

”答曰：“他臭便臭，也从大肠（场）里出来的。

”书低一生赁僧房读书，每日游玩，午后归房，呼童取书来。

童持《文选》，视之，曰：“低。

”持《汉书》，视之，曰：“低。

”又持《史记》，视之，曰：“低。

”僧大诧曰：“此三书，熟其一，足称饱学，俱云低，何也？

”生日：“我要睡，取书作枕头耳。

”监生娘娘监生至城隍庙，傍有监生案，塑监生娘娘像。

归谓妻曰：“原来我们监生恁般尊贵，连你的像，早已都塑在城隍庙里了。

”监生自大城里监生与乡下监生，各要争大。

城里者耻之曰：“我们见多识广，你乡里人孤陋寡闻。

”两人争辩不已，因往大街同行，各见所长。

到一大第门首，匾上阁（各）士（自）大。

”“大中丞”三字，城里监生倒看指谓曰：“这岂不是丞中大？

乃一征验。

”又到一宅，匾额是“大理卿”，乡下监生以“卿”字认作“乡”字，忙亦倒念指之曰：“这是乡里大了。

”两人各不见高下。

又来一寺门首，上题“大士阁”，彼此平心和议曰：“原来阁（各）士（自）大。

”打丁一人往妓馆打丁毕，妓牵之索谢，答曰：“我生员也，奉祖制免丁。

”俄焉又一人至，亦如之。

妓曰：“为何？

”答曰：“我监生也。

”妓曰：“监生便怎么？

”其人曰：“岂不知监生从来是白丁。

”王监生一监生姓王，加纳知县到任。

初落学，青衿呈书，得“牵牛”章。

<<笑林广记>>

讲诵之际，忽问：“那王见之是何人？”

”答曰：“此王诵之之兄也。”

”又问：“那王日然何人？”

”答曰：“此王日叟之弟也。”

”日：“妙得紧。”

且喜我王氏一门，都在书上。

”自不识有监生，穿大衣，带圆帽，于着衣镜中自照，得意甚。

指谓妻曰：“你看镜中是何人？”

”妻曰：“臭乌龟！”

亏你做了监生，连自（字）多不识。

”监生拜父一人援例入监，吩咐家人备帖拜老相公。

仆曰：“父子如何用帖，恐被人谈论。”

”生日：“不然。”

今日进身之始，他客俱拜，焉有亲父不拜之理？”

”仆问：“用何称呼？”

”生沉吟曰：“写个眷侍教生罢。”

”父见，怒责之。”

生日：“称呼斟酌切当，你自不解。”

父子一本至亲，故下一‘眷’字。”

‘侍’者，父坐子立也。”

‘教’者，从幼延师教训。”

生者，父母生我也。”

”父怒转盛，责其不通，生谓仆曰：“想是嫌我太妄了，你去另换过晚生帖儿来罢。”

”半字不值一监生妻谓其孤陋寡闻，使劝读书。”

问：“读书有甚好处？”

”妻曰：“一字值千金，如何无益？”

”生答曰：“难道我此身，半个字也不值？”

”借药撵一监生临终，谓妻曰：“我一生挣得这副衣冠，死后必为我殓殓。”

”妻诺。”

既死，穿衣套靴讫，惟圆帽左右欹侧难戴。”

妻哭曰：“我的天，一顶帽子也无福戴。”

”生复转魂，张目谓妻曰：“必要戴的。”

”妻曰：“非不欲戴，恨枕不稳耳。”

”生日：“对门某医生家药撵槽，借来好做枕。”

”斋戒库一监生姓齐，家资甚富，但不识字。”

一日，府尊出票，取鸡二只，兔一只。”

皂亦不识票中字，央齐监生看。”

生日：“讨鸡二只，兔一只。”

”皂只买一鸡回话。”

太守怒曰：“票上取鸡二只，兔一只，为何只缴一鸡？”

”皂以监生事禀，太守遂拘监生来问。”

时太守适有公干，暂将监生收入斋戒库内候究。”

生入库，见碑上“斋戒”二字，认做他父亲“齐成”姓名，张目惊诧，呜咽不止。”

人问何故，答曰：“先人灵座，何人设建在此？”

睹物伤情，焉得不哭。”

”附例一秀才畏考援例，堂试之日，至晚不能成篇。”

乃大书卷面曰：“准其如此，所以如此。”

<<笑林广记>>

若要如此，何苦如此。

”官见而笑曰：“写得此四句出，毕竟还是个附例。

”酸臭小虎谓老虎曰：“今日出山，搏得一人，食之滋味甚异，上半截酸，下半截臭，究竟不知是何等人。

”老虎曰：“此必是秀才纳监者。

”仿制字一生见有投制生帖者，深叹“制”字新奇。

偶致一远札，遂效之。

仆致书回，生问：“见书有何话说？”

”仆曰，“当面启看，便问：‘老相公无恙？’

’又问：‘老安人好否？’

’予曰：‘俱安。

’乃沉吟半晌，带笑而入，纔发回书。

”生大喜曰：“人不可不学，只一字用得着当，便一家俱问，到添下许多殷勤。

”春生帖一财主不通文墨，谓友曰：“某人甚是欠通，清早来拜我，就写晚生帖。

”傍一监生日：“这到还差不多。

好像这两日秋天拜客，竟有写春（眷）生帖子的哩。

”借牛有走乘借牛于富翁者，翁方对客，讳不识字，伪启缄视之。

对来使曰：“知道了，少刻我自来也。

”哭麟孔子见死麟，哭之不置。

弟子谋所以慰之者，乃编钱挂牛体，告曰：“麟已活矣。

”孔子观之曰：“这明明是一只村牛，不过多得几个钱耳。

”江心赋有富翁同友远出，泊舟江中。

偶散步上岸，见壁问题“江心赋”三字，错认“赋”字为“贼”字，惊欲走匿。

友问故，指曰：“此处有贼。

”友曰：“赋也，非贼也。

”其人曰：“赋（富）便赋了，终是有些贼形。

”

<<笑林广记>>

编辑推荐

清末·程世爵版：《笑林广记》独辟蹊径，以机趣、夸张的眼光审视世界，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活笑话集。

全书多取自明清笑话，或编者行编撰，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永。

清初·游戏主人版：全书分为十二部，每部皆有其独特主题。

古艳（官职科名等）、腐流、术业、形体、殊禀（痴善忘等）、闺风、世讳（帮闲娼优等）、僧道、含吝、贫窶、讥讽、谬误。

明清时期的世俗人情尽在这十二部中。

<<笑林广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